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三上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王增閏

謄録監生臣魏淳耀

御纂春秋直解卷三上

戊子莊王四年王立在位十有五年子僖王立在位五年子惠王立

莊公

名同桓公世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

忍即位是也然所謂不忍者必矢志復仇死生以之豈僅以不即位明不忍已哉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也不言奔而言孫使若愧懼而去然婉辭以著其實也姜之惡大矣嗣子姜氏所出恩義勢難兩全春秋不書姜氏明大義不容以恩掩也左云絶不爲親是也夫既與聞乎弑則子不可以爲母臣不可以爲君故於出奔時貶之以明絶不爲親之義然

終不能以禮防姜氏而復歸於魯或會或享一書再

書而不已其滅倫廢義爲何如哉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之命大夫也姬繫王而不書字尊王也下嫁

於齊命魯主之故逆之也齊侯之罪大矣王不致討

魯先君躬受戕於齊嗣君方斬焉居喪而命主嘉禮

何哉王命之王之失也魯不力辭魯之罪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者待王姬之舍以侯齊侯之逆也魯主王姬舊矣前此必有其所今築于外者知義有不可而畏齊怒又不敢辭王之命故改築于外若稍變其故然者君子曰不如不主之爲愈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春秋繫王於天明王道也王以奉天爲道故命曰天命討曰天討雖王不能奉天亦必稱天以示訓也終

春秋王不稱天者止錫命桓公賵葬成風二事葢舉
重以示戒也禮諸侯喪畢入覲則錫命魯桓簒逆終
未入覲生則加聘死復追而錫命汩亂天倫孰甚焉
榮氏叔字王之下大夫也
王姬歸于齊
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王姬歸于齊比而書之而忘
親釋仇之罪著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奪其地而民猶居其所曰取奪其地而民惟我所置曰遷遷則民離散而失其常居矣紀小國也三邑既遷其不滅者幾希夫齊與紀同姓況季姜國母而王姬又甫歸于齊乃背黄盟遷紀邑其無王亦甚矣書師者民有不服脅以兵而強遷之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公庶兄於餘邱國名書帥師惡專兵也忘齊仇之不共戴天而淩暴無罪之小國且以長庶帥師大權下移卒致子般之禍故書以重譏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何以書卒以魯主之故齊赴之因比內女爲之服也主其婚又主其卒如父仇何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孫矣書會復歸也前此夫人孫齊魯即主王姬

以歸于齊夫人無所忌而復歸歸不書至不敢告廟也夫人已孫齊矣而容其蒙垢以歸是再死父也既歸矣又任其縱淫以出是重辱國也敝笱之詩所爲作耳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齊謀納朔也朔負惡奔齊齊不執之以歸于京師已

爲罪矣況興師以納之乎且衛有君矣黔牟之立正也魯從仇黨惡犯正以伐同姓何哉溺不氏未賜族也不言帥師帥師少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以桓十五年崩至是七年乃葬慢之甚也莊王不子矣王官不臣矣然以天下而慢葬一人諸侯之不臣亦著矣會葬不書其人以微者往也重責魯也葬魯

君據魯言我内辭也葬鄰君別以其國外辭也王者天下之共主不敢以内辭繫之不敢以外辭別之直曰葬某王葢爲天下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以行次書紀侯將去而命使承國也酅紀邑也以酅入齊請爲附庸以後五廟也使無紀侯之命當書奔叛而斥其名矣書入難之也齊必欲盡得紀地季雖請爲附庸而齊猶難之也然則賢之歟曰非也

王政不行小弱無庇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强暴

蓋亦不得已焉耳閔之也未見有可賢之實也

冬公次於滑

紀將亡矣告急於魯莊不得已而以謀於鄭爲辭鄭辭以難而莊巳若無事矣雖出次于滑然坐視紀季之入何益哉故書其次以深譏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前會于穛齊地此享于祝丘魯地會與享皆非夫人之禮享則禮愈厚祝丘則地愈近而廉恥蕩然矣會而又享假諸侯之禮爲鳥獸之行故不得不詳其事以罪之也

三月紀伯姬卒

内女書卒爲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内女適諸侯則尊同爲之服大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謀滅紀也齊僖之志齊襄成之孝子成父之善不成父之惡濟惡而以爲繼志誤矣春秋諸侯每託於遇而私約令三國相會亦託於遇其爲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紀侯大去其國

前以酅入齊左氏云紀於是始判蓋披紀之半矣今大去其國左氏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蓋全以紀與之也夫紀之圖存雖不無失計然其心亦盡矣

柰魯不能援王不能庇至使其弟為附庸而齊猶未厭也於是盡委所有以避齊難聖人以其廹於强暴不忍殘民故不使與失地之君同科而特書大去閔紀而惡齊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書葬者三皆特筆也此則國亡而葬於仇人志變以閔之也奪人之國而葬其妻欲蓋滅國之罪而彌彰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非禮也蒐狩有地不越境也况齊乎况及齊侯乎夫齊仇無時可通然主王姬猶天子命之也會于禚享于祝邱則夫人爲之今則公與齊侯狩矣與仇通莫重乎與齊狩也故齊侯稱人而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如齊師者往其軍中就齊侯耳夫曰會曰享猶假非禮之禮以為名也至于師則婦人之往何爲者哉

秋郳黎來來朝

郳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郳黎來其君之名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朔有罪王命立黔牟焉五國會伐是無王也故諸國稱人齊爲首主兵也莊從仇以抗王無君

無父罪兼之矣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下士子突字也五國黨朔以伐衛王不能令乃使子突救衛下士例不書字特稱字而繫以王人以明正也不言師師少也將微而師少以當五國之衆庸有濟乎聖人褒其救而惜其不善救葢雖望其勇於爲義而又欲其慎於成謀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

益不行於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諸侯出奔而歸書復歸者與其復也朔直曰入逆辭也以王命絶之也朔謀殺二凡其惡甚矣本不當立而先君欲立之縱國人安之王亦可以治其舊惡而廢之況國人怨之而不與乎王因而立黔牟是固義之正也乃五國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衛比事而觀而朔與五國之罪不容於誅矣五國不言納朔何也

言納則罪歸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不免也朔不言自齊何也齊雖罪首而五國黨之故均其罪於諸侯周有明王皆所當誅也

秋公至自伐衛

師出經年朔入告至非所至而至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寶

朔之賂也朔之奔齊侯容之今連諸侯以納之故以

寶賂齊齊以分於四國四國皆有罪矣而齊其首也

平宋亂立華氏鼎故也拒王命納衛朔寶故也有欲

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以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遠矣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邑齊侯來也冬歸衛寶春即來會齊侯之無忌

憚亦甚矣衛寶之歸左氏云文姜請之故齊侯來會

而以夫人姜氏主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衆星不見者精衰黯而無光也經星不見衆星可知矣如雨者多也氣消散而不攝也此天地之大變也人與天地爲一氣政治有失則象變於天故謹而書之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之夏也麥熟而五稼方苗皆爲水所没故無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

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弭天災救民命帝王之政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邑夫人往也蓋一歲而再會矣夫人於齊侯八年而五相求于禚于祝丘猶書月自如齊師至此皆書時甚之也文姜淫而弑弑而又縱淫焉哀姜效尤子般閔公之禍魯之不絶如綫矣詳書之教人以守禮閑家遠辱止亂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俟者相須同行之辭杜預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
次以俟之也陳蔡嘗從伐衛矣伐郕何以不至蓋伐
衛主謀在齊陳蔡之從畏其勢也莊不量己力而欲
效齊襄之所為陳蔡肯以從齊者從魯乎老師費財
以俟之不智哉秋大水無麥苗又興無名之師以病
民也不仁哉
甲午治兵

此治兵於郎也俟而不至往則無之止則無事歸則無因潰道也河上逍遥林下喪馬此師有焉故治之周禮獮而治兵蓋習軍政于閒暇之時也今輕次於外與國不應衆心解離不得已而治兵黷武甚矣桓畏敵而大閲壯懼潰而治兵皆書以重譏之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此次郎之師也及圍猶及戰魯爲首焉耳魯與郕皆文王之昭兄弟之國也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約

遠而易制之陳蔡而陳蔡不至不得已要齊以圍之

郕怨魯而畏强齊故寧降齊而不降魯不曰齊師降

郕而曰郕降于齊師見郕之自擇所降而不服魯也

魯嘗與紀會于郕令紀滅矣又圍郕而驅之降齊殘

同姓以厚仇讐不義而又失利也

秋師還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詳書如此者出既無名俟而不

至久且失據改而從仇以戕同姓畏不敢校三時而

還其妄興大衆宿兵黷武甚矣故備書之據左氏慶父請伐齊而公不可則此役公自將也乃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而稱師重衆也以著不義毒民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者年之子也年有寵故無知敢於作亂襄公之死淫而荒也無知之亂驕而怨也其原皆始於無禮審乎致弑之原而戒之則亂息矣謀發於連稱管至父而因無知以爲亂弑成而無知受國焉不特與聞

乎故而已首惡之名烏得而辭諸徒人費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孟陽死於牀不書及其大夫者非卿也或曰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討賊也按左氏無知虐雍廩雍廩殺無知非如石碏之以義討也然能聲其罪而以賊討之即以討與之

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絕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謀納糾也齊大夫糾之黨也二公子各有黨盟者黨糾不來者黨小白也書公及病公也忘仇而納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義且失禮也大夫不名義繫于齊不在其名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伐齊齊背蔇之盟也糾不繫齊程子曰不當有齊

也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也不書公子爭國也公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則非義也曰納曰入皆以兵而入者魯方納糾而小白已先入矣以序當立故莒師不强於魯而得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魯會葬也終於事仇天理滅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忘親仇黨不克納而逞忿以至於爭故書及戰以責

之大奔曰敗績內敗不書非義之甚而喪師故獨書
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納不書子爭國也殺則書子明其爲齊公子也愍之
也魯伐齊納糾矣雖不克納齊人烏得取而殺之曰
取者易辭也其言曰請君討之則生殺固在魯矣乃
從齊令而殺之故曰取目齊人所以深病魯也殺糾
者非小白歟其稱人而繫於國蓋鮑叔之流必殺之

以絶後患故不目齊侯而稱人其臣與有責焉耳

冬浚洙

洙在魯北齊伐魯所必經也魯雖殺子糾猶畏齊怨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夫立國在德不在險忘本事末興役毒民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且悖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凡魯勝則曰敗其師蓋平辭也而爲之說者曰病公

謂納糾以來齊師已實有咎又憤而與之戰意責已也夫長勺魯地齊師加己而應之何己之責或又謂魯以曹劌之語權謀取勝非三代用師比此宋襄不鼓不成列之謂聖人因時以制義未可以迂儒眇見窺之也或又謂觀長勺之敗魯不出齊下乃不移此于齊襄未死之前復仇自立猶有責焉則聖人之責宗邦終無已焉矣治經者易失之鑿其以是夫

二月公侵宋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地曰侵莊公既倖勝於齊遂舉師以侵宋無名生釁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微國介於宋魯宋魯嘗盟于宿宋怒魯乃遷怒於宿徙其國都驅以爲己附庸非滅也故不書滅然自是宿不復見則遂滅矣先王建國而已遷之則非義使民流離失所則不仁書之罪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敗齊侵宋故也伐而書次以次爲善齊桓方挾宋以圖霸二國連師勢足勝魯而猶次于郎蓋以威魯也魯服斯不戰矣然皆以復怨興師去無名不義者無大相遠雖左次無善焉爾

公敗宋師于乘丘

敵次而已敗之無禮也同次而獨敗之用詐也偷一時之勝而重四鄰之怨惡佳兵也春秋貴義不貴詐好禮不好兵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即楚也周封熊繹於楚其爵子熊通始大僭稱王以楚舊有荆名稱荆以自大僖元年伐鄭書楚仍用周封之名告諸侯矣彼以荆來書荆以楚來書楚紀實也周有楚子而無荆王故荆君書荆荆大夫書人外之也楚君則書子楚大夫則書名正之也本王制以削其僭也民無二王凡僭號者皆削之使天下定於一也荆敗蔡則北門啟將爭衡於上國書之憂之

也以歸恥之也同姓之侯而見執於蠻夷天子不敢問方伯不能討非獨蔡之恥也蔡侯名失國也胡安國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知自守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而滅之者之罪大矣齊方圖伯而首滅天子之建國使亡國之禍接迹於天下五伯三王之罪人齊桓其罪之魁乎國滅何

以書爵無取滅之道屈於强暴焉耳不名史失之書奔責不能死位也不言出國亡無自出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魯邑與齊取紀之鄑爲二地蓋魯在宋齊之中宋侵魯無越魯至齊之理也次郎而敗之在鄑而又敗之不亦甚乎莊公忘父仇爲諸侯所不齒又結怨四

鄰君子爲之懼矣

秋宋大水

宋告而魯弔之也師旅雖興不廢告恤禮也因魯之弔志宋之災蓋以明同患之義聖人之仁而大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無私心王無私政

冬王姬歸于齊

魯爲宗國主王姬則常事不書而兩書於莊公何哉前歸齊襄志其忘親媚仇明父子之道也今則仇已

死矣王命不可逆也齊桓非所仇也故止以王姬之歸爲義明夫婦之禮也其禮既明其後斯可以爲常事而不書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亦全叔姬之志也紀侯大去叔姬從焉至是紀侯卒不書失國也紀之宗廟在酅故叔姬奉其喪于酅婦人雖有大歸宗國

之義不歸魯而歸酅者終婦道也嘉叔姬之節且明紀季之義也前以酅入齊非利之也欲存國耳今叔姬得所歸則其效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魯囚也宋公請而復之用爲大夫昵而與之博乃以一朝之忿而行大逆仇牧不能豫正其君比匪之失然臨難致命志閑其君聖人猶有取焉故書及

以著其節督亦與難且位崇於牧而削之者負未討之罪而爲盜所殞此亂臣迨天誅耳何死節之有削之不得與仇牧比聖人之特筆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書出奔不容於宋也書奔陳罪陳容賊也按左傳萬據國立君帥師圍亳蕭叔以公族及曹師伐之僅而能勝則萬奔陳非宋縱賊也賂陳得萬而醢之陳有罪耳然不書宋人殺萬者以賂得賊雖誅之未明

正其討也是歲莊王崩不書不赴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創伯也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北杏始宋有弑君之難齊桓欲修伯業故會北杏以平之齊書爵而列於首四國稱人而序於下蓋衆望在齊也桓非受命之伯衆以私尊之假仁義以竊大權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

焉明其罪以立大義之防録其功以著小補之效春秋固功罪之權衡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滅遂以示威三年之間兩滅無罪之小國不仁甚矣是知救邢封衛之皆假也遂君不見者殉於其位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乎于齊也魯積與齊隙今齊勢盛矣滅譚滅遂魯人懼焉故爲柯之盟黄仲炎曰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憾敗師之怨乃桓會魯而滅遂者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恩威異用皆視其力放於利而已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也齊自夷吾得政侵伐皆書人葢有
天子之二守高國在夷吾陪臣也故名不登於簡册
乎不書師不用衆也内政作而軍令成賦於民者寡
取於鄰者約矣節制定也
夏單伯會伐宋
踐柯之盟也伐宋之役齊令不及魯魯聞而遣命大
夫自往會之耳
秋七月荆入蔡

蔡侯在荆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也敗其師執其君又入其國荆强甚矣齊不能救則是以蔡予荆也荆勢陵蔡遂漸及於鄭而猾夏之禍成矣是時齊甫修伯業又得魯失宋力難兼顧故遲之既久然後伐之耳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鄭衛服也北杏之會鄭衛不至宋背之會于鄄皆服也曹邾不與已服也侵伐不用大衆會盟不徵已

服猶有䘏諸侯之心焉魯使單伯猶疑之也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前會鄄陳不至今來故再會陳以國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以陳介齊楚而爲三恪故進之而先衛焉三會而不盟諸侯猶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焉魯不至終疑之也既盟于柯而又貳乎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鄄之會魯莊不與故復如齊以通二國之好桓欲求魯好以定伯業故不之拒也姜之行穢矣桓當遠嫌以示儀於諸侯乃借以結魯其爲累大矣婦人預政雖功亦罪葢不可以一時之利而決萬世之防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爲宋討也郳爲宋附庸宋屬也六年郳黎來來朝則新從魯矣鄄之會宋服而魯不至故爲宋討郳所以

固宋且懼魯也宋先齊主兵也

鄭人侵宋

間宋之伐郳而侵宋也鄭突賂宋求立立而遂背之賂宋求入入而又背之無信哉且兩郪同會豈惟背宋亦背齊矣齊新伯諸侯方睦不從齊以禦楚而首叛齊以伐宋是自求禍也逾年而齊伐之荊又伐之鄭之不亡幸耳不守信義而尚詐力烏有不困哉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也諸侯宋爲大既爲之伐郳又爲之伐鄭宋親而諸侯以定其謀得矣宋背盟則伐宋鄭侵宋則伐鄭以伐止伐伯權立而諸侯不敢反覆民得免於兵其事善矣但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罪也且鄭突篡立不討其舊罪則亦已矣乃因其從

已列奸於會因其叛已假宋致討師雖有名實濟其私視私相侵伐者何遠哉宋先齊主兵也

秋荆伐鄭

荆患自蔡及鄭也鄭天下之樞也密邇周畿齊方圖伯荆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許適當其衝而鄭尤其要害齊楚所必爭也自鄭受幽盟荆不敢窺鄭者十餘年伯功之繫於天下重矣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

齊伯成也書會公來會也當從公羊爲是若云因叛盟諱公不諱於叛而豫諱於此失其義矣荆與齊爭鄭鄭伯在會從齊也鄭陳許來近楚者皆至宋衛既固曹邾先服滑滕新盟近齊者皆從安內攘外不以干戈而以玉帛彬彬乎講信修睦矣盟書同同欲也荆入蔡伐鄭中國諸侯咸倚桓爲重故兩幽皆書同同盟猶未純乎主盟也若葵邱踐土則桓文之盛也

而主盟矣桓首率諸侯使同盟於己則無王矣先陳於衛躋許男於滑伯執進退諸侯之權亦僭矣功首罪魁不誣也

邾子克卒

此邾儀父也其謂邾子克何蓋附齊而尊周故王命進其爵乎不日史失之不葬魯不會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三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方同盟而旋執其臣意以鄭懼楚而懷貳乎貳固爲罪亦非得已攝乎大國兩屬求免耳桓能伐楚鄭將焉往不修德而虐執其臣故稱人以執且不歸于京師非義也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衆辭也殲盡殺之也齊滅遂而戍之遂之五族飲戍者酒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書曰齊人殲于遂不罪遂人也殺人之君私其土而刼其衆强不義之至也遂之餘民怨而殲敵理所得爲變文書之所以伸遂人復仇之志而著齊桓不義以至自殲其衆也胡安國曰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足爲强而不義之

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書逃罪詹也不守死以紓國患而竄身茍免辱命矣書自齊譏齊也執人不服久而自逸無政矣書來責魯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爲逋逃主非義矣逃來與來奔皆罪辭而義不同奔以適此爲志故曰來奔逃以去彼爲志故曰逃來

冬多麋

麋蜚所有也多則爲異陸佃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是也是也是年僖王崩不書不訃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與朔闕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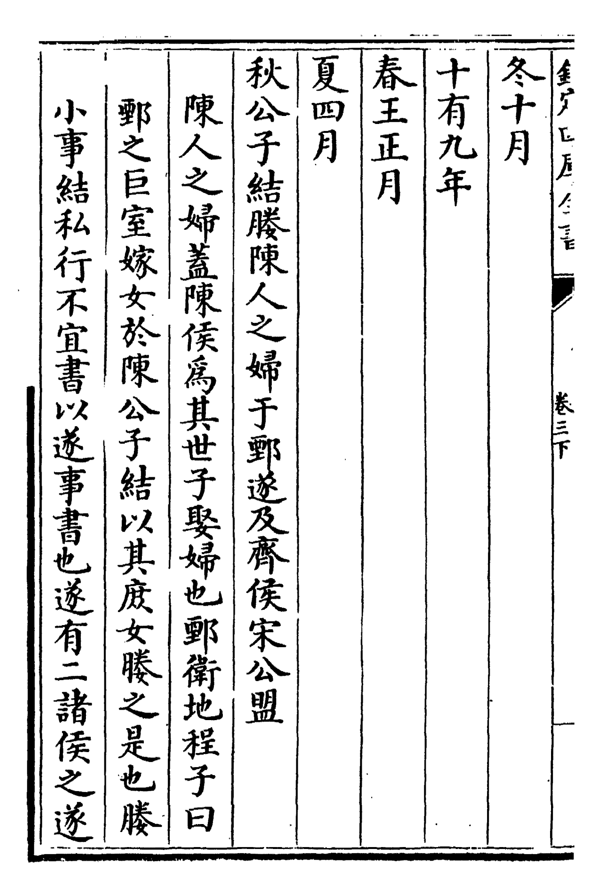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不書侵伐不覺其來去而追之也書追無備也書公追輕也濟西曹地書于濟西遠也戎來不能禦去

乃追之輕身而事遠略失本計矣

秋有蜮

蜮魯所無也有則爲異且害人也麋蜮皆陰物麋迷也蜮惑也皆惡氣之應也麋蜮必志者謹其所由致也人與天同體氣和則育氣乖則疾天與人同心世治則喜世亂則怒災者天之怒也異者氣之疾也審其致異之由而戒焉則政修而民樂故春秋不徒志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人之婦蓋陳侯爲其世子娶婦也鄄衛地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公子結以其庶女媵之是也媵小事結私行不宜書以遂事書也遂有二諸侯之遂

繼事之辭大夫之遂生事之辭諸侯之初事繼事一也以是非爲功罪也大夫則初事出于君命其功罪不繫於巳至於遂則生事邀功雖功亦罪矣結媵于鄄齊侯宋公在焉不遣使歸報矯命而與盟雖意在安國然非禮矣以卿而媵微者之女以臣而抗大國之君以欺而啟疆埸之禍故深罪之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猶曰父母之國也如莒何爲哉前此姜氏久不

出懼齊桓也如齊歸而遂肆然罔忌遊蕩及莒意寬桓内治有缺乎齊魯所以同歸於亂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結嬌命盟之齊猶屈已以受迨知其矯命也遂重其怒故連三國來伐也魯之被兵遠言鄙近言邑至城下言我以三國之力而伐鄙不深入也魯服即止矣據左傳是時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納子頹桓不能勤王而汲汲

服魯夫非王室之罪人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又如莒也如齊且不可況莒乎一之爲甚況再乎

夏齊大災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大者甚也宗廟庫廄皆盡矣齊來告魯往弔故書凡弔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徐戎也近魯與曹而爲患齊伯六年諸侯略定於

是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魯與鄭伯突爲黨故突之始終魯史詳焉周有子頽

之亂惠王居櫟諸侯勤王者鄭與虢耳突雖有簒國

之罪實有勤王之功功罪不相掩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春秋有隱痛焉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伯有納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鄭人不能沒其篡立之實公議尚在也八月而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猶赦也眚過也肆大眚不幾有似於宥過無大乎
非也張洽曰取大罪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赦之蓋
用虞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是也大眚皆
肆則廢天討虧國典惡人得志而善人寃矣孔子語
仲弓曰赦小過尚寛政也作春秋曰肆大眚譏失刑
也寛嚴無常視其大小輕重以爲衡期於得中而已
書曰咸中有慶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以小君之禮葬之也合而與桓同穴也祔而配桓享祀也春秋有隱痛焉又婦人生從夫爵死從夫謚禮也旣以徽倖追天討又以非禮冒美名亦不得不志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有舉公子者以親書也舉大夫者以貴書也兼舉大夫公子者貴且親也其上殺之則稱國惡其不請於王而專殺也專殺有罪且不可況無罪乎其下殺

之則稱人人衆辭也國亂無政衆擅殺之又不在專殺之條矣以人而殺公子以公子而為人所殺以國君而至使人殺其公子皆罪也據左氏御寇爲陳世子張洽曰不稱世子未誓於王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

夏五月

五月非夏之首月何以配時盖五月之下有脫事耳不然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孰及之公也公忘父仇復請婚齊齊欲藉以懷魯遂使高傒要公以盟非禮矣沒公不書為公諱也防魯地凡諸侯之盟各去其國都而必以地兩相下之義也就而與盟尊高傒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公在晉也則晉為政故處父去族責晉慢公也此及齊高傒盟公在魯也則魯為政故傒不去族惡魯媚齊也

冬公如齊納幣

婚禮六而納徵親迎為重納徵爲契之成親迎則事之終也納幣即納徵也逆女即親迎也蓋圖婚仇女於是成矣深著莊之不孝也納幣大夫之事而莊親之非禮也春秋以訓萬世因不孝以教孝因非禮以明禮也且莊與孟任割臂為盟許為夫人生子般焉雖始合不正而夫人世子皆具矣復求婚新間舊也是以有子般之禍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如齊納幣而告廟桓公不愀然乎莊有人心當於斯焉變矣故書以重譏之

祭叔來聘

祭本畿內采地有稱伯者其爵也有稱公者則以伯而為王三公也祭叔蓋其族也而書字則大夫也不書使非王命也假聘私行而締外交失禮違義甚矣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各有社以祀地齊社非公所及也況齊棄太公之法而習爲美觀非禮矣莊專爲社而觀之耶是爲縱抑别有所爲而藉端耶是爲淫納幣未幾復出觀社比事直書其惡著矣

公至自齊

棄民與政而淫於觀其何辭以告廟

荆人來聘

荆入蔡伐鄭浸爲中國患矣今而聘魯魯豈有德以

懷之且自荆至魯幾二千里而假聘以交宗國意葢有在矣春秋書此以謹其始通繼書楚子則著其漸盛其謂書聘以進之者末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如齊已亟矣猶欲棄禮託而爲遇責魯也亦病齊也

蕭叔朝公

蕭附庸國叔者其君之字也叔本朝公因公在穀遂

就朝焉非其地矣

秋丹桓宫楹

楹柱也禮天子諸侯皆黝堊丹則盛色而踰制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與齊桓盟柯以來屢會不至與高傒盟防以後非事數出是志在得妻不在從伯也故桓既爲穀之會復爲扈之盟所以固魯也莊之婚齊也不以禮桓之

結魯也不以義葢交罪之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禮天子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天子加密石焉不聞刻之也刻則增華而踰制矣爲將逆女踰制夸示崇飾

稱宫故書以著其失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常事何以書娶仇女也

秋公至自齊

公親迎矣先至何也夫人不從也婦人從夫者也公至不從不正其始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書八月則公至蓋七月也與公有約故遲之旣久也入者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是也故削其告至變文書入且公

先至則不夫夫人後入則不婦深著其悖也始之不
正終必致亂兆於此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於廟宗婦見於内
不同地也卿大夫羔鴈女則榛栗棗脩不同贄也莊
以奢悅夫人使大夫宗婦同覿而同用幣越禮且無
別矣公之婚齊也求之甚急而齊人彌緩其於夫人
也媚之備至而夫人愈伉不顧父仇委曲以狥其欲

釀異日淫縱弑逆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

陰慝也夫人入而大水天人感應之際可畏哉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世子而嗣位者也赤則庶子也戎侵曹納赤也賈逵曰赤戎外孫也理或然也宋執仲而突歸忽出權在仲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忽未逾年不稱子羈已逾年不稱爵不能君也突赤不書公子

惡爭國也忽羈繫國國固其國也突亦不繫國不宜有國也突歸忽出鄭有君而突逐之也羈出赤歸曹已無君而赤竊之也比事以觀而曲直分輕重著矣

郭公

杜預曰經闕誤也胡安國曰先儒或以爲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非

有亡郭者郭自亡耳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平伐我之怨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拒王命而卒於位君子爲周道傷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天子日食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

朝祈用幣享用牲鼓不於朝而於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舛也應天以實無實而文得禮猶具文耳况失禮乎

伯姬歸于杞

伯姬不書子公妹也桓公之薨二十有五年矣而始歸志失時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比年大水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鼓

用牲非禮也于社于門非地也災沴之至其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下修禳禳而非禮則又下矣

冬公子友如陳

魯往他國曰如如而繫以事譏在事也止書如公則朝也内大夫聘也然不直言朝聘者或結援或媚大非邦交之定制也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又以見大夫交政中國之漸且志三桓之始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前書齊伐戎矣公今伐戎雖報濟西之怨亦承齊志也然內政不治而事外不知務矣隱桓之會戎盟戎不足結之徒自貶也莊之追戎伐戎不足威之徒黷武也

夏公至自伐戎

勞師逾時危之也馭戎之道不弛備以啟侮亦不生事以邀功莊則戎已去而追之戎不來而伐之以是

策勲焉抑末矣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夫同謀以殺之也其大夫不名史失之也諸侯與其大夫雖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爵出王朝不得專命也罪歸司寇不得專殺也定天下於一也曹以小國而專殺葢羈赤出入之際赤除羈黨而殺之其無王而不義亦甚矣胡安國曰諸侯之大夫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名氏至

其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予或奪
聖人之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陳鄭許已服齊矣伐徐所以通江黄之路開取舒之
門成伐楚之謀也宋序齊上葢此時徐必犯宋之牧
圉故以宋主兵也宋齊皆人而公與焉者勤齊也不
書戰徐服也諸侯不疲民力不匱師出而有成功管
仲之謀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夫人會諸侯自文姜始伯姬踵而行之行不同而迹同也冬又來而杞伯來朝僖公五年來而朝其子蓋爲夫若子謀也婦人預政而專行非正也杞伯不閑有家伯姬不守婦道莊公不循典禮參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創伯自北杏以來宋魯之疑信未定鄭之叛服不常前雖同盟于幽猶未固也今皆服矣故尋盟以申伯令也仗義尊周安內攘外諸侯同欲而從之視他盟爲愈矣故復書同盟以許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云原仲友之舊也書如者有君命益請於君而會其葬也雖有君命而越國締私故書以示譏

冬杞伯姬來

女歸寧曰來出曰歸姊妹稱字父母在則稱子内女歸寧見於經者此之伯姬與宣五年子叔姬而已伯姬非子義不得歸寧不宜來者也子叔姬禮當歸寧弟與齊高固偕來來而失宜者也禮得則常事不書矣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也大夫爲其君逆稱女女者本其父言之兩國之尊同也自逆止稱所逆者之字就女之行次

言之不敢上及其父尊卑之别也公自主之故以明
其失禮
杞伯來朝
杞伯不朝王而朝魯伯姬先來而已亦踵至是不閑
有家而復身狥之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將討衛而與魯會豈謀衛乎夫伐衛不應
謀於衛地况明春伐衛魯師不出非與魯謀審矣葢

幽之再盟衛侯不至其時衛喪未終也今已終矣衛果不背前盟必將因會求好固可不戰而服之耳乃衛竟若罔聞也是以有明春之伐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是奉命伐衛也乃書齊人伐衛者桓以衛不與幽盟假名致討受賂而還是不能以王命

討衛也故繫伐於齊罪齊也據左氏伐衛者齊侯人之者貶之也甲寅者伐衛之日也齊以是日至衛即以是日戰逆王命而抗方伯以志乎此戰也故書衛及罪衛也不地略之也以伐日戰方至其境耳故志日而不志地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至是又伐鄭陷其外郭及於逵市其勢益岌岌矣

鄭近王畿荆師及鄭則禍延王室齊桓應機救之荆師夜遁豈惟得恤鄰之義哉崇奬王室頼此舉也故書以美之春秋書救二十三而齊桓居五五伯桓公為盛有以哉程子曰齊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同救鄭以攘荆天下之大勢可觀矣

冬築郿

郿邑也邑何以不言城創作邑也邑必有官府民居市廛焉城與室皆可言築言城則不足以槩室也築

鄙於大無麥禾之時是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所謂時絀而舉贏也

大無麥禾

麥在夏禾在秋書於冬總計之也大無無之甚也新無所入舊無所餘倉廩俱竭也所以著費出之無經儲蓄之不講救荒之不預國計耗而乞糴鄰封抑末矣穀梁曰無三年之畜國非其國況虛乏至此乎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者求辭畀之也内臣以事出使先言如而後舉事此直舉告糴而不言如著其急也公羊以不稱使同於私行非也春秋於内臣槪不書使也辰請糴猶有恤民之心乎然非本計矣賦役繁興而不能諫也奢侈日盛而不能止也公私交病急而求人備位請行爲名而已君子之於國也恃已而不恃人務實而不務名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廏

脩舊曰新馬政有國者所必講也然去冬大無麥禾則憂民之不暇安問馬勸耕之不暇安事廏冬築郿春復新延廏厲民甚矣後世有寓賑於工者如之何曰聚失業之人而傭之使無轉徙可也此則力役征於民烏乎同

夏鄭人侵許

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然許自盟幽

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益從齊令歟自是許從中國侵獨令鄭者因其有怨且近也

秋有蜚

紀異也劉向曰蜚非中國所有南越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娶齊淫女故蜚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亡矣猶繫紀從其志也妾媵不卒特卒叔姬崇獎節義爲後世勸也惡雖貴而必懲善無隱而不錄王

道也

城諸及防

書及者依先後而次之也周十有二月城時也何以書大饑之餘民困未甦而亟興土工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曰欲救鄣而不能非也趙匡曰魯蓋會齊圍鄣

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行也是也饑饉之餘輕用其衆師出無名非守國之道重譏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小國微乎微者也降者使爲已有也齊魯圍郕郕降於齊師郕自降也降於力既屈之後此無圍伐之文而直曰降鄣脅使降也降於兵未加之前蓋鄣之弱而不能自存尤甚矣雖微必錄其扶弱抑强之義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亡矣而叔姬之卒葬也皆繫之紀見叔姬之全乎爲紀婦也紀季以酅入齊矣曰葬紀叔姬見紀季之不失爲紀臣也表苦節之貞婦憫亡國之孤臣春秋之勸善周矣魯之會葬雖變而得禮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左氏傳曰

謀伐山戎也亦以下齊伐山戎比事而知之也魯師不會而齊人獨出則謀之未協也後獻戎捷蓋以威魯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在北故杜預曰北戎山戎也伐之以其病燕也然不書救則其爲燕與否未可知也上書遇魯濟下書獻戎捷志在伐戎而不在救患勞師勤遠其諸以病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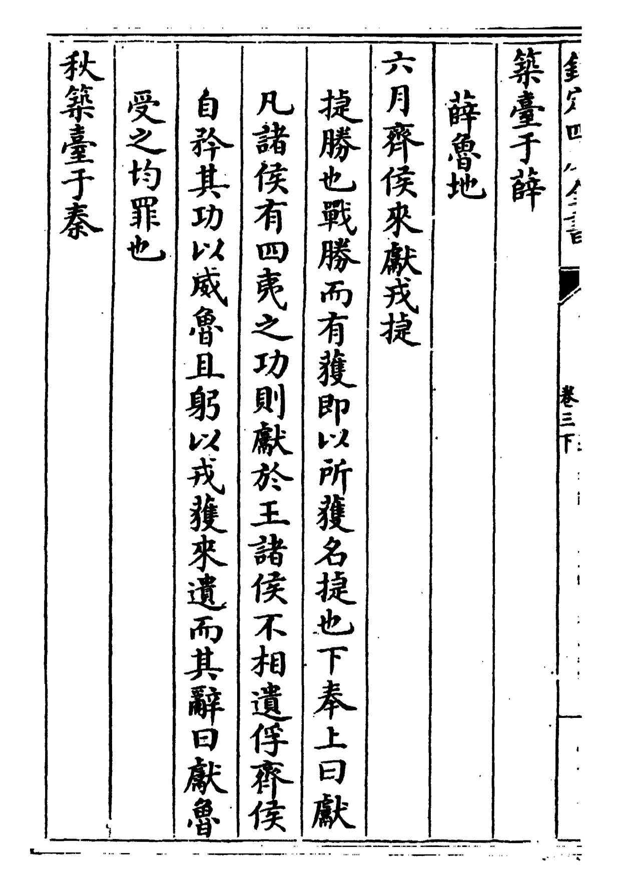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志勞民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天災時變無若莊之多國匱民貧無若莊之甚乃縱情任己崇飾遊觀一歲而三築臺君志荒矣國政廢矣民力竭矣魯之不亡幸爾

夏四月薛伯卒

薛侯也稱伯時王黜之也不名史失之




築臺于薛

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勝也戰勝而有獲即以所獲名捷也下奉上曰獻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齊侯自矜其功以威魯且躬以戎獲來遺而其辭曰獻魯受之均罪也

秋築臺于秦

秦亦魯地與二國同名耳

冬不雨

災也冬不雨何爲災周之冬夏之秋也陰陽合而後雨不雨則氣不和而物生不遂志之謹天戒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冬不雨矣又城小穀民者君之命君不恤民棄其命矣其能久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按左氏齊侯爲楚伐鄭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於梁丘梁丘去齊八百里而於宋爲近齊桓以宋之請不憚遠而就之以爵序而先宋焉其定伯宜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以君命酖牙也則其卒之何隱其罪不以爲國獄也公有世子般牙黨慶父以脅公俄而弑械成友察其奸先幾而酖之當其罪矣誅惡於未行滅親以

申義劉敞曰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爲忠於國而適於權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公薨必地詳凶變且以别正不正也薨于路寢正也公享國三十餘年事事越禮幸其薨也不絕於婦人之手以居正而保令終然後知禮之用大也

冬十月巳未子般卒

子君之子也君存稱世子明當繼立而成世也君終稱子某定位於初喪而繼父也未葬猶稱名葬則不名然未逾年猶稱子一年不二君也逾年矣改元即位始稱君焉緣子之心不忍遽以成君自居必即位而始正為君之名在臣子之分子繼君即君也於定位而即當盡事君之道矣文十四年齊侯潘卒子舍立未逾年而商人殺之經書弑其君葢恐人疑其未成君而末減故特筆以正其名子般未成君降於公

而書卒內辭也般者孟任之子也慶父使圉人犖賊般於黨氏故卒而不地葢公薨必地不地變也子卒不地以示變則亦從君之例也子般卒慶父如齊比事屬辭正慶父之弒以明其罪在必討豈以未成君而末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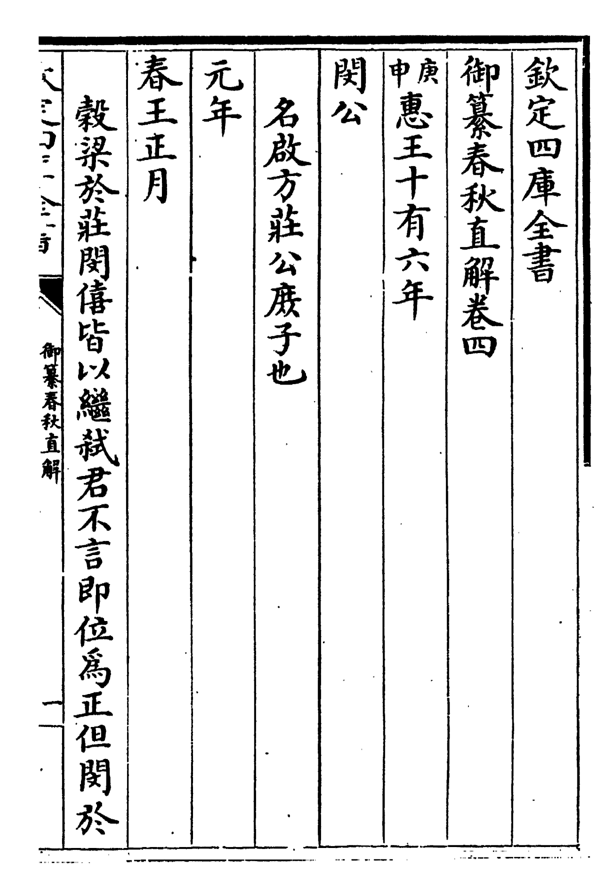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告立君也弒般而托以國事行因媚齊以自託焉專國日久莫敢誰何故得出入自如桓為盟

主於魯爲鄰容其來而不之討書如齊魯與齊均有
失爾公子友奔陳不書削之也以別於慶父也

狄伐邢

志狄禍也春秋之世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亂
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微齊桓孰能匡之夫子仁
管仲有以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春秋直解卷四

惠王十有六年庚申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於莊閔僖皆以繼弒君不言即位爲正但閔於

莊僖則有異焉閔甫八歲制在慶父慶父實欲自取故公不行即位之禮耳

齊人救邢

邢以去冬被伐而春救之書之以善齊也齊自北杏圖伯以來兩會鄄再盟幽而諸侯叛服不常自救鄭救邢斯不復貳矣假仁而人翕然從之況以德行仁乎胡安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得之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有一月始克葬亂故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何以盟定公位且復季友也齊桓公爲伯不討慶父之罪有軼罰矣然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爲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歸而魯有所恃亂庶可弭乎則此盟之繫於魯也重矣顧夫人慶父猶在則禍本尚未去也其

書公及者别内外之辭非公之能主是盟也

季子來歸

稱季子而不名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幼慶父擅權姜為内主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靖亂今來歸深喜之也喜之深則望之切春秋書此所以著國人之情哀魯人而欲季子之副其望也

冬齊仲孫來

按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

未已公曰若之何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公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夫齊魯鄰封婚姻之國使來省難姻睦之道也仲孫知慶父之爲難而不爲請討桓公知魯難之未艾而遽以取國爲問是其臣不明大義而其君欲乘之以爲利三王之罪人職是故也春秋不書省難蓋不使得居美名直書曰來以紀實耳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齊恃強而遷以爲已附庸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可以吉也是也喪畢而祭新主致於廟遠主遷於祧

禘王者之大祭成王之賜非禮也言吉者公羊曰未

毀與未毀之主咸在則是祫也魯以得禘之故遂於

祫而僭禘之備物盛樂故曰吉禘末流之一失也魯

行禘於太廟後遂行於羣宮末流之又一失也莊公之薨二十有一月耳未吉而吉則忘哀而失其時猶在寢耳更褻越而失其地非禮之中又失禮焉書以詳事變而僭亦著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弒也孰弒之夫人孫慶父奔其人可知也不書葬賊不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棄位而姣與弑二君而書姜氏非降文姜也文姜巳見蒙上文而不氏哀姜未見不可不氏以目之也孫于邾者畏桓公之義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般歸獄圉人犖而立閔公罪狀猶未著故夫人與慶父得幸免焉比閔公再弑則季友既歸魯人弗順而齊侯使髙子將南陽之甲亦將至矣乃懼而出奔其後雖以縊死不見於經譏失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非取必於盟也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而納君於善也故稱子而不名以褒之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志狄禍也衛自宣公上烝下淫惠公簒位逆命四維已亡禍本成矣重以懿公玩物失民狄入其都非齊之存之康叔之祀滅矣淫亂之應如此其烈可不懼哉

鄭棄其師

按左氏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夫惡一臣而不能去借禦狄而畀

以兵欲因以去之卒至潰亂則是鄭伯自棄其衆也

然執政者亦不得辭其過曰鄭棄君臣同責也陳傅

良曰高克奔不書不足書也